

家住新疆·散文

准噶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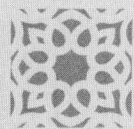
刘亮程
主编

这是一部有思辨、有感悟、有精神内涵的散文集。
该书收入作者近年发表的反映新疆准噶尔历史记忆
与人文情感的散文二十篇。

◎ 赵钧海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准噶尔之书

◎ 赵钧海 著



家住新疆丛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准噶尔之书 / 赵钧海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9
(家住新疆丛书)
ISBN 978-7-228-14471-6

I. ①准…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4011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3652362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印 刷 乌鲁木齐军星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家住新疆序

刘亮程

这是一套讲述新疆家园生活的书，由不同民族的作家们，书写共同的家乡——新疆。家乡是文学言说不尽的母题。对于每个人来说，她都像空气一样，像阳光和雨水一样。小时候，家乡是童年的村庄。长大后，家乡是整个新疆。家乡随着年龄在变大、扩张，但不会大过新疆。对于家乡的情感，也远非一个爱可以说清，它更丰富更复杂，百感交集。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家乡。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美好家园，当我们说新疆是自己家乡时，其实它也是许多人的家乡，是许多不同民族的人们的家乡。当我们用汉语表述对家乡的情感时，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里的家乡又是怎样的情景。在新疆，普普通通的一场雪，会落在十几种语言里。每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太阳这个词也会在不同的语言里发光。许多种语言在述说我们共同生活的地方。这正是新疆的丰富与博大。家住新疆，是十位各民族作家心中的新疆之家。正如土地会像长出包谷和麦子一样，长出自己的言说者。这些充满着爱和真诚的家乡文字，是对新疆真实生活的一次可贵言说。

叶尔克西的《永生羊》，讲述的是她小时候生活的北塔山



牧场。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哈萨克牧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兵团人组成了这个边境牧场,人们一边生产劳动,一边守着祖国大门。克西的父母就在那里开办牧场小学。《永生羊》以孩童视角,梦幻般呈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特殊地方的故事:四季迁移的哈萨克毡房里不为人知的生活秘密;人的悲欢离合和羊的生离死别发生在同一个小山冈;铺展的青草年年将人畜引向远方又回到老地方。自然与人世的交融中,唯一不变的一颗纯真童心,是引领一切的魂。我们跟着她回到那个久违的又似乎不曾有过的童年家乡。《永生羊》的再版证明了这部作品的持久魅力。

《发现塔玛牧道》是方如果继《大盘鸡正传》后的又一部文化人类学散文。在塔城塔尔巴哈台山和托里玛依勒山之间,存在着一条长达三百多公里,有三千多年固定转场历史的古老牧道,至今每个转场季节,仍有百万牲畜延绵不绝走过这里,它是世界现存的规模最为宏大的草原转场牧道,是游牧文明的最后奇观。2010年,方如果发现并命名了这条千年古牧道——塔玛牧道,并以理性而优美的文字,将这个人类古老神奇的游牧家园呈现在读者面前。塔玛牧道的发现和命名,应该是新疆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其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认识和发现。

生活在油城克拉玛依的赵钧海,自觉地把自已当成准噶尔人。《准噶尔之书》是一个“准人”的苍茫心路。作者站在盆地中心追古怀今,从边野历史到心灵记忆,此时此刻的生活连接着古往今来。曾经的游牧家园,现在是石油人的富裕城市。那些雕像般的老石油工人、农场职工、母亲,在延伸着另一段历史。与生存之地的历史和谐相处,大地上过往的先民皆是祖宗,不分民族人种。这不仅仅是作家的思考,也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心态。

康剑在喀纳斯一带长大,后来做了这个新疆最美地方的管理者。他的山水文章是安静的,那些他看了多年听了多年的风景,在进入他的文字时,有如走上回家之路一样惬意自如。好文字是家。那篇《禾木星空》就是给漫天繁星构筑的一个文字的家。自古以来的永恒文字里安顿着万物之心。《聆听喀纳斯》是心灵与自然的对话沟通。山水言语,花草唱歌,人在



聆听。康剑的家安在喀纳斯山水里，风景亦是心景。他以长久的聆听写出了有关喀纳斯山水的可信文字。

《天堂的地址》是军旅作家王有才的第一本散文集。读有才的散文，更能体味“文章老来好”。那些新疆风物在他手掌中磨砺多年，把玩出味道了。把玩是更高智慧的把握。他对大题材散文的有效把握和书写能力，是许多作家所不及的。有才的文字有新疆方言和多民族语言混合的智慧。

唐新运从小生活的老奇台，是新疆汉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在新疆，东起哈密、奇台，西至玛纳斯、沙湾一带，是汉唐以来中华农耕文化落地生根的重要区域，留有许多农耕遗存，新疆话及老新疆人的生活习俗，都在这一区域完整保留，它们是汉农耕文化在新疆的根。《天边麦场》是奇台老新疆人生活的生动写照。唐新运的散文语言汲取新疆方言特色，灵动俏皮又不失厚道。

张景祥《一代匠人》中的蒲秧沟村，是沙湾县商户地乡的一个村子。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村里逐渐聚集了一批天南海北的匠人，崔木匠、赵屠夫、张皮匠、说书人老李等先后在村里定居下来，那是手工匠人们逞能的最后年代。在他们中间长大的张景祥，日后成了一个文字匠，活生生地记录了匠人们的手艺和生活。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直接将新疆方言引入散文写作，这些土生土长的文字，野趣横生，有着不寻常的创新意义。

《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是帕蒂古丽的处女作。书中的大梁坡村，是一个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共居的村庄。在新疆，这样的村庄很平常，大家在一个村里，生来就知道怎样跟不同民族的人们一起和睦生活。古丽的父亲是维吾尔族，母亲是回族，她从小上汉语学校。在她充满维吾尔族味道的独特文字里，地处北疆的大梁坡村有了一种特殊的气息。我不知道这些文字译成维吾尔文会是什么样子。同样的生活，在另一种文字中会有什么不同的意义。这部书非常罕见地写出了乡村女孩的成长秘史，那些只能与羊儿分享的秘密，最终还是与我们分享了。优秀的文学都在与人分享人的秘密。而土地上曾经的美好生活，也许从来都不应该是秘密。可是，如何说出它，却是文学永恒的秘密。



孤岛以诗人的激情书写新疆山水。《沙漠上的英雄树》是他对新疆精神的写意塑形。新疆是一个容易让文人激动的地方，它的辽阔、独特和丰富，都太容易被文字猎取。无数的文字在书写新疆大地。大地不知道人在写它。好文章让山川精神，让草木有灵。坏文章也无损它的皮毛。众多热闹的猎奇文字之后，山河会等来它真正的书写者吗？

尚崇龙有媒体人的经历，有幸走遍新疆。他热衷于风景人事，走一路写一路。《睡在戈壁滩上的辣椒》是他多年来对新疆的一人之见，一人之感。文学说到底是一个人的行为艺术，独自表演，独自谢幕。平常人也幻想也激动也有故事，但过去就过去了。作家却试图用文字表达。这似乎是一件多余的事。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在努力地挣扎写作，像草丛中的小虫想发出单独的声音，想被另外的声音记忆和传诵。写作本身是一种试图与时间和遗忘抗争的艺术。尽管是一种徒劳，其中却蕴含着人独有的最绚烂的幻想精神。

每一本书都在创造个人的新疆记忆。新疆是一个容易被猎奇、被传说、被魔幻和被误解的地方。家住新疆，是立足家园的文学书写。文学能让不同种族、宗教的人们在一滴水、一棵草、一粒土中找到共同的感情。在对同一缕阳光的热爱中达成理解与共识。在大风和无需翻译的花香鸟语中，敞开我们一样坦诚的心灵。从家出发，我们会到达人类共同的心灵之家。

2011年7月23日



目 录

边野记忆

伊犁将军:惠远古城之累	001
古尔图,那个熄灭的驿站	012
黑油山旧片	022
回望木井架	029
1959 年的一些绚丽	035
飞翔在白垩纪的翼龙	043
永远的第一	056
一个老石油的侧影	062

心灵潜颂

陪母亲逛街	068
享受回家	072
我的恍惚的农场光阴	087
昨天,在记忆中的精河	105
父亲影像:蛰伏在旧片上	112
走路,让嫣红的帽子闪光	123



伊犁将军：惠远古城之累

在我所有的履历表上，我都会郑重其事地填写我的出生地——惠远。这是我自小就留下的固执。派出所的户籍警让我修改为霍城，户籍警说，你必须写到县级行政区，惠远只是一个镇，不够级别。我没法向户籍警解释，惠远如今的确只是一个镇。我户口簿上的出生地还是被户籍警不容商榷地修改了，但我没法抗拒我的心灵，我仍然会坚守我的固执，除了户口簿没人跟你较真。

一

惠远，是新疆最西边的一个边陲小镇。泱泱中国，肯定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伊犁盆地曾经威名远扬的西域古镇。那时候，它是大清帝国最西边版图的中心，是圣彼得堡与伦敦野心家们常常放在嘴边咀嚼的中亚重镇。我在2007年第五次回到它依旧有马粪的街道上时，我甚至看到了在伊犁已经绝迹的“六根棍”马车。当然，那马车是为旅行者准备的奢侈品。我还看到了钟鼓楼边上那棵粗硕的老榆树。它依旧苟延残喘地活着，并且刚刚泛出一些嫩绿的树叶，显得青春而可爱。我似乎又听到了它那久违的熟悉的喘息声。



公元 1690 年,是大清王朝的高官们最为头疼的一年。那一年,他们常常为西域的厄鲁特蒙古之准噶尔部的兴起心存焦虑。日渐骄横的准噶尔部首领不断侵占天山南北平民百姓的草地、牛羊,并且一再向东挺进。紫禁城里的康熙大帝终于坐不住了。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他竟然举着他的黄盖龙纛,浩浩荡荡地千里出征讨伐准噶尔部头目噶尔丹。

三百年前,辽远的惠远大地上,那广袤的草场,那苍凉的大野,那纷繁杂居的人群,那无奈的迁徙者们,似乎还在眼前晃动着、摇荡着、漂移着。那年秋天,康熙一剑砍下一棵苹果枝后,就挥手令子民们向西进发了。进发的清军一气讨伐了八十年。八十年啊,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会变成没牙的老叟,或者早已驾鹤西去,或者他的孙子也已经变成满头白发的老者。

伊犁留给旅行者的大多是描有乌斯曼的美丽姑娘,香气袭人的苹果园,奔放热烈的胡旋舞和大宛汗血马上剽悍的骑手以及奔逃的鹅喉羚。或许还有关于草原石人、生殖岩画、土墩墓及一些更远的记忆。尤其是张骞通使西域和开辟丝绸之路,实际上公元前 5 世纪,中国就时隐时现地存在着一条从伊吾穿越天山至北庭再至伊犁、碎叶、地中海、欧洲的商路,它是丝绸之路的北路。早几年,我曾看到过关于到底有几条丝绸之路的纷争的文字,那其实非常幼稚。西汉中央王朝在公元前 60 年设立于乌垒的西域都护府,就早已炫示着那辽阔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群山与草原,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那是西汉与哈萨克族先祖乌孙结盟后,震惊当时欧亚大陆的一件大事。

绝美的伊犁河流域有着广饶丰富的水源。它巍峨的西天山,温润宜人的气候,郁郁葱葱的苍松绿草,让人们内心充满了柔情。沿着这条历史线路追溯,你会发现从乌孙昆莫猎骄靡娶细君公主为夫人开始,西突厥汗国、葛逻禄汗国、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察合台汗国、哈萨克汗国等都在它富饶的河谷里留居过,它们构成了中国西域伊犁两千年的兴衰史。



二

历时八十年的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是大清帝国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平叛不仅是为皇帝的颜面也是中国历代大一统的延续。后来的乾隆皇帝也延续了康熙的遗风。乾隆于1762年用略微干涩的声音说，伊犁为新疆都会——应设将军，总管事务。

于是，平叛胜利后的大清帝国，就在伊犁河流域正式设立了伊犁将军——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从额尔齐斯河、斋桑泊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天山南北直至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将军府下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统辖各地方官员，分别管理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地。

于是，首府出现了，它就是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惠远城就成了乾隆三十八年（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筑的著名城池之一。乾隆皇帝亲自赐名惠远，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

三

1962年的某一天，四岁的我，在惠远古城宽阔的土城墙上奔跑着。那土城墙厚实，高大，蔚为壮观。母亲说，城墙有五米高，上面能跑大汽车哩。于是，我就哭闹着让父亲的通讯员把我抱到城墙上。我看到了苍茫辽远的西域大地。那大地上生长着大片的庄稼，远到天边的美丽草原，和草原上游动的羊群与马队。我还仿佛看到了1949年冬天，父亲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肩扛马克沁机枪在操场上练兵的情景。父亲说，那个操场曾经是从热河凉州迁调来的大清守兵军训的校场。父亲那天早晨忘了带手套，他洗完脸就匆忙扛起机枪上路了。于是他的手就被刺骨冰凉的钢壳粘去了一层皮。父亲轻轻皱了一下眉头，就开始操练了。父亲后来当上了惠远驻军的营长，并且是炮兵专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企盼自己能像父亲一样当个炮兵。四岁时我已经懂得什么是迫击炮、伽农炮和榴弹炮了。

我始终没有离开过惠远古城墙，1962年的那一天，我母亲患阑尾炎



住进了伊犁州医院。我没人看管，于是我就和两岁的弟弟跟着通讯员小靳叔叔去了古城墙。我幸运地拾到数枚一面铸有汉字“乾隆通宝”，一面铸有满文宝伊局字样的铜钱。多年后，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你拾到的是伊犁宝伊官钱局铸造的红钱，那钱局就设在惠远。那是新疆红钱的典型代表，现在很稀有。

那些日子，我和两岁的弟弟仍然无事可做，就出门去钟鼓楼看热闹。那里停放着许多六根棍马车，维吾尔族商贩们吆喝着在卖他们的西瓜和甜瓜。我看见那棵老榆树下长着一些小小的西瓜芽。它们刚刚从土地里伸出小脑袋，嫩绿嫩绿的，非常可爱。那小芽上还依附着没有脱去的红色硬衣。

四

伊犁将军是大清王朝主管西域军事与行政事务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府的第一任将军是满族人明瑞。他于1762年上任，就随即开始兴建惠远古城。史书上记载，明瑞是一个开明勤政的将军。他曾统领过清军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功劳卓著。在明瑞执掌伊犁军事与行政的五年中，他分析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伊犁的战略作用，大兴国防设施，缜密筹划了行政机构设置，加速兴建了绥定、惠远、宁远、惠宁等城池，组建了满营、绿营、厄鲁特营、察哈尔营、锡伯营、索伦营等军营阵防，为将军府的战略国防地位打了良好基础，“宣国威于边疆，开一代之胜举”。

可以想象，在那年深秋的时节，顶戴花翎的明瑞亲率那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总兵、抚民同知、三品阿奇木伯克等等，拉开了边陲镇防和屯田的阵势，多多少少对西域民众是一件好事。连年的战乱、流离、民不聊生，使着草原上的人们心有余悸，现在民众终于看见那晨光中的熹微了，也着实感受到了苍凉荒原上第一堆篝火的温暖。

那是一个让人有点向往的年代。初雪的原野上阳光明媚，军队开始演练行操，开始巡边守卡，开始习枪弄刀，宛如一支钢铁防线；留着八叉胡的官员们开始募捐移民，开始查勘屯址，拨发土地，组织修渠筑坝，开垦



荒地；同时亦开始兴建军台，设置驿站，整修道路，开辟河道渡口，好一派繁忙。而更有大志者已开始操办铜矿，采挖金矿，铸造新币，生产硝磺等早期矿冶业，扬起了一股热气腾腾的新浪潮。我曾读过那个年代一些文人墨客的文字，他们皆称伊犁有书写不尽的美景。我仿佛看到了那河道的航船，那袅袅的炊烟，那升腾的篝火，那嘈杂的街巷，那曾经内心苍凉的移民，那南腔北调的士兵，那平静吃草的牛羊，都幻化成了平淡安逸又祥和满足的生活图画。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徐松的《西域水道记》载道：惠远“临河有高楼，红栏碧瓦，俯瞰洪涛，粮艘帆樯，出没其下。南山雨霁，沙市云开，酒榷茶仓，赋诗谴闷，苍茫独立，兴往悲来”。爱国抗敌英雄邓廷桢被谪戍伊犁后，也赋诗《伊犁河上》：“万里伊丽水，西流不奈何。驱车临断岸，落木起层波。远影群鸥没，寒声独雁过。”这其实只是骚人墨客描写在惠远望江楼凭栏伊犁河美景的一隅天地。还有更多的书籍，都留下了对惠远的深度记录。傅恒的《平定准噶尔方略》、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松筠的《钦定新疆识略》、洪亮吉的《伊犁日记》、祁韵士的《新疆要略》、和瑛的《三州辑略》、壁昌的《守边辑要》，等等。

惠远，注定在许多文人雅士的笔下，在许多流放者的口中，在许多大清官员的心中，有着十分显赫的位置，有着一片辉煌的天空，还有着一隅恍惚灰暗的记忆。惠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是一个令人回味的过程，也有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惠远的灰褐色黏土，永久散发着淡淡的忧郁和滴血的气息。

五

从1762—1912年的150年间，惠远先后有三十四位大清国的伊犁将军职守。这些将军居住在曾经的深宅大院之中，手握着大清国授任的至高权力，执掌着旷远博大的西域疆土，雄视着众多的黎民百姓。他们不是真的很敬业，很有责任感，当年封疆大吏的气魄和雄心，我们后人不得而知，我们可以在那些厚重的灰土四扬的历史典籍中，发现这些将军们的形象和后人将军们的评说，他们当中似乎还真有一些勤政的政绩，有的



甚至异口同声地被标榜为——功绩卓著。看了那些记载之后，我不得不在脑海里树起一些同样的认可，但老实说，我还有疑问。不过我的疑问会显得过于苛刻。清正廉洁，功劳卓著的将军肯定是有，史书上的喧闹也肯定是不真切的。我想，偏执的我还是可以列举一下他们的姓名，他们是：明瑞、阿桂、伊勒图、松筠、长龄、布彦泰、金顺、长庚、马亮等。所有的书籍都对上述将军表示出一种敬意，他们的口碑很不错，我甚至能从那些赞誉的文字中，读出一种忠于职守的面目。但我想，功绩、政绩肯定不是他们个人就能轻易完成的，他们需要一个庞大的网络去支撑。那个网络的核心，还是那些镇守边关的军人和淳朴善良的百姓。所有成为历史的光荣部分，还是被湮灭了的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兵丁和勤劳勇敢的民众。

我阅读了先后两次出任伊犁将军的蒙古正蓝旗人松筠的背景资料，他于嘉庆五年（1802年）起开始做伊犁将军。他是一位被评价为在国防、经济、文化建设上都大有建树的好将军。不管他是否真的兴修水利，扩大旗屯，尊重知识，选拔人才。但我还是看到了他主持编撰的《伊犁总统事略》和《钦定新疆识略》。那似乎是以官方口吻真实记录当时历史的最合乎情理的资料。我从中看出了松筠的严谨与孜孜不倦，但也看出了大清制度的弊端与浑浑噩噩。

《伊犁总统事略》里记述的军府机构是一个结构完备的大网络。它将天山南北各路官员编制、定额人员配备、薪俸规定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它让我觉得很真实，也让我觉得很悲凉。作为一个从一品或正二品高官的伊犁将军，他们除按品级拿俸禄之外，每年居然有高达五千两的养廉银，那五千两养廉银，是同样为清廷官员从九品小官岁给俸银31两5钱的160倍。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高官厚禄。这是一个收入的怪圈，将军都统大臣们拿着优厚的俸禄与养廉银，而兵士们则是生活拮据甚至饱受饥饿的威胁。伯克官员们，一手拿着养廉银养廉地，另一手却在勒索民膏民脂。这或许就是大清帝国被西方掠夺者讥笑和鄙视的根源所在，也是封建王朝的悲哀。

伊犁是遥远的亚洲大陆上最后一块肥肉。虎视眈眈的沙俄早就瞄准



了这块沃土。他们早先是想来的,但他们还没有摸清中国辫子军的深浅,当他们终于派考察员、测绘员摸清了大清国的国情之后,于是就淫笑起来。他们笑大清帝国自以为是,笑大清帝国的百姓没有吃穿,笑大清帝国仍然在使用长矛和大刀,笑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如此腐败和贪婪。于是他们就来了。他们猫着腰,手握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一步一步地向伊犁逼来。

1842年,曾经被道光皇帝革职发配伊犁的禁烟名将林则徐,在谪居惠远期间,便敏锐地感到了沙俄的觊觎。他在1845年回到内地后,还大声疾呼道: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然而,林则徐的远见卓识,也仅仅只是一声呼号而已。大清皇帝的疆土太大了,大清皇帝要处理的事务太多了,他们无暇西顾。于是就有了一串沙俄“探险者”鹰犬不断深入新疆的不良记录:科瓦列夫斯基、扎哈罗夫、塔塔林诺夫、巴布科夫、郭尔帕科夫斯基等等。

六

2007年10月,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要塞看到了彼得一世的雕像,这个曾经亲自批准过《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老沙皇,四肢奇长,手掌奇大,很像一个贪得无厌的大蜘蛛。我用手捏了捏他修长的手指,我发现那手指异常冰凉,并且贫血。据说那雕像是一个美国人创作的,那美国雕塑家抓住了彼得一世的本质。我看出美国人带有揶揄彼得一世的味道。这与我的思路很吻合。彼得一世的确是一个胃口很大的野心家。从彼得一世开始,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他们一个个都酷似欲望强烈的大蜘蛛,他们都与中国的口碑不错的康熙、雍正、乾隆以及口碑不好的道光、咸丰皇帝们和慈禧太后打交道。他们派出他们的间谍或者哥萨克骑兵多次与中国伊犁的将军们打交道。他们觊觎中国西域、觊觎中国伊犁的时间太久了。他们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欲望了。于是在19世纪的某一天,亚历山大二世再次翻出了老沙皇的誓言,命令下属开始向中国伊犁进军。这时,他们已不再忸怩地说是地理测绘与科学



考察。他们派出了以巴布科夫为首的哥萨克骑兵勘界团。他们要对付中国懦弱、腐败的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和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他们用洋枪和目光丈量着土地，然后就逼迫将军大员们签署那些不平等条约。没想到，他们居然成功了。他们强占了中国伊犁大片大片的肥沃土地，叼走了那块肥肉。历史让我们后来人感到无比心痛和耻辱。

当我在 130 年之后偶然读到那个名叫巴布科夫的沙皇鹰犬的著作《1859—1875 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时，感受到的就是奇耻大辱。巴布科夫居然嚣张地写道：“娇生惯养的中国大员们留居在乌科克是更加不习惯的，他们比我们更急于离开乌科克。”“我决定利用空闲时间在这些山口设置界碑，没有中国官员参加……不会发生反对意见，后来也得到了证实。”巴布科夫是狂妄的，而荣全却是可怜与可悲的。清廷大员居然与沙俄官员形成了如此强烈而可笑的反差。在那次失衡的勘界表演中，中国官员——伊犁将军荣全的昏庸无能与失态，怎能不让大蜘蛛们割走我们肥沃的土地？

是的，这就是一位史料记载还不错的伊犁将军与一位参赞大臣的历史表演。他们拿着中国民众从牙缝中挤压出来的优厚俸禄和养廉银，却干着丧权辱国的勾当。

于是，大清国就开始签约了，一个接着一个。从康熙签《尼布楚条约》开始，中国西域宝地也跟着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科布多界约》、《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中俄科塔界约》、《中俄伊犁条约》等多个不平等条约。于是沙皇俄罗斯不仅吞噬了中国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土地，侵占了原准噶尔蒙古、赛留格木岭、奎屯山以西、斋桑湖以西以东广大地区，其中包括那些著名的唐努乌梁海十佐领牧地，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牧地，布鲁特牧地和布赫塔马盆地，而且于 1871 年 5 月，又在另一位刽子手俄罗斯所谓七河省长郭尔帕科夫斯基的指挥下，大举进攻了伊犁。从这一年 5 月中旬开始，到 7 月初，不到两个月时间，伊犁的惠远、惠宁、宁远、熙春等九城被攻破，沙皇俄罗斯的入侵者烧杀抢掠，中国百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其中惠



远、惠宁城化为灰烬。

我在 1965 年 5 月 5 日离开惠远之后，有十九年时间没有回过这个我出生的地方。1984 年 5 月，我与几位修养颇深的学人来到了惠远。我爬上了小时候曾无数次上过的钟鼓楼，蓦然感觉，那钟鼓楼变得太小了，小得居然没法让我接受，仿佛就像一件玩具一般。曾经辉煌又巍峨的记忆变得没有了形状，让我十分陌生。我知道那是我的错觉。

严格地说，今天这个钟鼓楼并非 1763 年始建的那个钟鼓楼。那个乾隆皇帝亲赐的又十分得意的老惠远城，早已于 1871 年毁于亚历山大二世派出的那个叫郭尔帕科夫斯基的沙俄刽子手下。那一年，郭尔帕科夫斯基的匪兵们一边烧杀着惠远的贫民，又一边咀嚼着丰腴的烤全羊，并且歇斯底里地狂笑着，他们甚至烧掉了这个高达四十米的钟鼓楼。

眼下，这座看似有些变小的钟鼓楼是清朝名将左宗棠与伊犁将军金顺于 1882 年收复伊犁后在离旧城七公里的地方兴建的新惠远钟鼓楼。那一年也是金顺受任伊犁将军的第六年。收复伊犁后重建新疆一定要超过前人。这是金顺将军重建伊犁的信念前提。后来金顺将军这个信念实现了，新惠远果然规模宏大，气势非凡。我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仿佛有重任在肩一般。

史书上总是冠冕堂皇地记录着一个个伊犁将军的功劳与政绩。在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里，我每每读后，都会有片刻思索。我的思索也许只是一种极肤浅的疑问。伊犁将军是中国的封疆大吏，他们责任重大。他们是大清帝国镇守一方的看门人，他们却没有看好门。我终于联想到这些看门人的上司——那些受人拥戴的大清皇帝以及为皇帝主子出谋划策的军机大臣们。我似乎又发现了些什么？皇帝一大臣一将军，他们被串起来，仿佛一串形象不怎么阳光的落水者。他们组成了满清王朝的点点滴滴与是是非非，也写就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

1877 年左宗棠奏《遵旨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当然，这一重大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困难的。后来左宗棠 70 岁高龄仍